

朱自清

1898-1948

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1898



CHINA

2000
K825.6=6
10
2

中外名人传记

朱自清

张松林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

顾 问 王 珉

主 任 周德藩 王建邦 王臻中

副 主 任 袁云亭 成尚荣 杨九俊 陆志平

殷天然 尤学贵

执行主编 成尚荣 李荣德 朱家珑

策 划 虞善国 周鸿铸

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刚起头儿,
有的是工夫,有的是希望。

相信自己,靠自己,随时随地尽
自己的一份儿力,往最好里做去,让
自己活得有意思,一时一刻一分一
秒都有意思。

——朱自清

CHINA

目 录

- 1 引子
- 4 海州邵伯梦依稀
- 9 风华正茂的扬州少年
- 16 血气方刚的北大学子
- 26 明圣湖畔“小先生”
- 35 徬徨台州的苦闷
- 42 飘泊温州觅平恬
- 49 风浪难平白马湖
- 61 重返北京写春秋
- 69 “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”
- 79 休假作计游欧洲

- 90 回国建立新家庭
101 北平难觅平静书斋
113 勤恳讲学伤“播迁”
126 时艰著书报恩寺
132 司家营里“赶马人”
142 凯歌旋踵仍据乱
154 爱憎分明 举起投枪
165 崇高气节 完美人格
- 177 附：朱自清生平大事年表
180 后记

引子

被罩在黑暗中的人，特别向往光明。

上帝！快给些光明罢，
让我好向前跑！

可是，上帝的手上没有现成的光明。

你要光明，
你自己去造！

青年时期的朱自清，在“风雨沉沉的夜里”吟出了这样的诗句。

自己去造光明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朱自清先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寻找着创造光明的道路。五四运动中曾跟随着先驱者奔跑的他，运动退潮后，感到茫然、苦闷。大

革命失败了，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把握住生命的每“一刹那”，切实生活，潜心做好学问，就可以“创造光明”，结果，日本侵略者的兽蹄践碎了先生平静做学问的梦，中国大地，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。接着是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，血雨腥风，绝灭人寰。1946年，眼睁睁看着李公朴被暗杀掉了！眼睁睁看着闻一多被暗杀掉了！眼睁睁看着无数无辜百姓被杀害，被饥饿困扰……他一步步看得更清楚了，光明等不来，必须与黑暗抗争。

创造光明是要有大无畏精神的。

闻一多英勇地牺牲了，化作了“一团火”！

你是一团火，
照彻深渊；
指示青年，
失望中抓住自我。

你是一团火，
照明了古代；
歌舞与竞赛，
有力猛如虎。

你是一团火，
照见了魔鬼；
烧毁了自己！
遗烬里爆出了个新中国！

朱自清这样歌唱闻一多，期盼一个真正的“新中国”出

现。1948年，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背着沉重的家累，带着一身重病，毅然在抗议美帝收买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“援助”的宣言书上签字，书写了他一生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笔。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一位贮满诗情的散文家，一位笃实认真的学者，一位诚挚厚学的教育家，成了“有骨气的”民主战士，放出了生命的光华！

这光华，毛泽东同志赞扬为“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！

朱自清，也成了一团火！

海州邵伯梦依稀

清代的海州是江苏省的直隶州，下辖东海等县。自古有“东海名郡”的美称。始筑于1905年的陇海铁路的东端就在这里。它经济发达，拥有“山海之利”，既产盐又产茶。有山名云台，绵延三百余里，东边与浩瀚大海相接，是传说中的神仙之家。山上云藏树茂，神秘而美丽。历代文人墨客多慕名而来。苏东坡曾对海州山水一见倾心，两度漫游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他甚至不想走了，有诗为证：

郁郁苍梧海上山，蓬莱方丈有无间。
旧闻草木皆仙药，欲弃妻孥守市寰。

后来更有两个大作家，在这里长住，可以说，他们是得了海州山水的灵气，才写出了不朽的长篇小说的。这两个人物，一个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，一个是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李汝珍。前者以云台山主峰花果山为蓝本，渲染成美猴

王的故乡“东海胜境”，写进书中；后者则借助云台山的旖旎风光，在书中铺张扬厉地描绘出神仙异人的“洞天福地”、“小蓬莱”等琼林仙都。

1898年11月22日，海州一个姓朱的封建小官吏府上，上上下下一片忙碌。屋里烧高香、点红烛敬家堂，门外焚“黄钱”、化“元宝”求顺遂。只听一声婴儿落地的啼哭，便有佣人飞报婴儿的祖父、祖母，说：“恭喜老太爷、老太太，抱孙子啦！”

这个小孩，就是日后在中国现代文坛上，写出了赫赫有名的《荷塘月色》、《背影》等优美散文的朱自清。

在这个家庭里，朱自清前面曾有两个哥哥，他们来到人世不久，都相继夭折了。现在朱自清出世，便是长子长孙，全家人甭说有多么高兴了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指望他长大成人能以诗书济世传家。因此，他们从前人的诗集里，拈出平日激赏的一句诗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就给幼年的朱自清取名自华；又听算命先生说他“五行缺火”，就为他取号实秋。同时也寄寓“春华秋实”的希冀，希望自华少小读诗书，长大有建树。家里人惟恐自华再“收”不住，还给他佩上了“平安百岁”的钟形金耳环。

幼年的小自华喜欢蹁跹，常常要大人抱着他到外面转悠。下雨天，大人一手抱住他，一手举着伞，站在天井里，看晶莹的雨水从伞的四边落下来，小自华又惊喜又开心。

小自华出世的时候，他们祖孙三代都在海州。

朱家的祖籍是浙江绍兴，可是，从朱自华的祖父起，他们全家就迁居江苏了。

朱自华的曾祖父本姓余，名子擎，因年轻时承祧了绍兴

朱家，就改姓朱。他后来娶苏北涟水首富乔家之女为妻，生子名则余，号菊坡，这就是朱自华的祖父。自华的祖母姓吴。

大约在朱自华出生前七八年，朱菊坡就带着妻子和儿子、儿媳，到海州来做官了。他为人谨慎，言语不多，但果决。在海州府里管民刑事务，是州判下面的一个“中层干部”。他在海州好像没有什么田产、房屋，就靠俸禄养活一家人。

朱自华的父亲朱鸿钧，字小坡。个子不高，胖墩墩的，话头稀，但随和。生母姓周名绮桐，邻里都喊她“胖太太”。

这里顺带介绍一下，朱自华的外公周明甫，是绍兴刑名师爷，和周介孚是同族。周介孚即鲁迅先生的祖父。鲁迅的元配夫人朱安又是朱家的远房亲眷。

朱自华在海州生活的时间很短。后来他回忆说，当时年纪太小，海州的情形“全不记得了”，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，因为“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”。

1901年，朱自华的父亲在扬州府下的邵伯镇谋到一个小官，就带着家眷离开了海州。

邵伯，古称步丘，是个小镇。

有名的大运河，到这里就靠着邵伯湖东岸流淌。当年隋炀帝南来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，都是走的这条水道。

小自华跟他父母来到邵伯，住在大运河边的万寿宫里。万寿宫院子很宽敞，这对于小自华来说是很合适的。院子里有树木，有花草，这是小孩子寻找乐趣的地方。小自华想玩，但父母对他管束得很严，要求每天早晨练识字，念“天地玄黄”，午后练书法，描《颜鲁公》、《苏东坡》。完了功课，才

能到院子里去玩。小自华聪明、自觉，性格内向。父母教念书的时候，他就专心念书；教写字的时候，他就一笔不苟地写字。在父母的启蒙下，小自华一两年内，不仅念熟了千字文等开蒙的书，还能背出许多短小的古诗。这自然让父母格外欢喜。书念完了，或是字写好了，父母就让他到大院里玩玩。有时小自华转了转就回来了。父母问他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，他说没人陪他玩。有时父亲高兴，也会让当差的陪他出去遛遛。

出大门，就是古运河。邵伯虽然不大，可也是个码头。运河里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。逢年过节，往往一排边大船系在河边的杨树上，在岸边堆起一排边的盘香，像一座座宝塔一样，清晨点起，香烟缭绕，尽日不散，同时还要放鞭炮，敲锣鼓，真热闹。这情景，小自华看得很开心。他常常问，这大船是装什么的？当差的会告诉他，这方头方脑的大船是货船，行船的一家人都住在船上；这些船是用来运粮，运盐，运布，运石头的。

“装石头做什么？”小自华问。

“有的地方没有石头，就运过去。修路呀，筑江堤呀，还有烧石灰呀……”

“那小船呢？”在一些冷落的地方还有些破旧的小船靠在岸边。

“那小篷子船，是里下河穷人的船。农闲的时候，出来耢螺儿、捞小鱼的……你看，这么冷的天，船上人赤着脚，穿的衣裳破破烂烂，小伢儿裤子也没有。很苦哇！”

当差的只是信口解释着，小自华听到这里，却沉默起来——他把话记到心里去了。

有时候，当差的领小自华到铁牛湾去玩。那是小自华

最乐意的。那里铸着一头大铁牛，威武庄重，面对着滚滚的河水。古代邵伯这地方常闹水灾，人们认为是水妖作怪，就铸了这铁牛来镇水妖。小自华听了这美丽的传说，不免对这铁牛生出些许敬意。当差的抱他骑上铁牛背，他摸着牛角，拍着牛背，嘴里发出“驾！驾！”的叫声，笑得好快活。

父母看自华肯念书，后来就送他进了邵伯的私塾。在那里念“子曰诗云”。这一套对小孩子来说是很枯燥、很难懂的。但是小自华认真好学，先生一讲他就会，常常得到塾师的赞许。小自华进私塾还有一层快乐的事，就是在那里找到小朋友了。有一个孩子叫江家振，和小自华年龄相仿，性情也相似，都是文文雅雅、听话好学的。他们放学出来，常常一块儿走。有时在运河边上停下来，打“水漂儿”玩，看谁飘出去的瓦片在河面上飞得远，跳的花多。有时也相约到家里去玩。四十年后，朱自清曾回忆起那美丽的一幕：一个清爽的傍晚，霏霏的夕阳，斜照在江家的院子里，小自华和小家振并排坐在一根锯倒的枯树干上，看着荒园里的草，听着草丛里的虫吟，两人很有兴致地说着话，依依的，忘了回家……“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”，他深情地说，“可惜未成年就死了；记得他瘦得很，也许是肺病罢。”

风华正茂的扬州少年

1902年，朱自华六岁。父母带他和在邵伯出生的二弟移居扬州。初来乍到，他们在天宁街牌楼附近选了座三进的大宅院安顿下来。这宅院是同族本家的。头道门有门楼过道，二道门有八扇屏门，很是气派。没有多久，朱自华的祖父公事交卸后也同祖母来这里定居。这样，祖孙三代又团聚了。

扬州自古繁华地。刚到扬州，朱小坡怕儿子荒疏了学业，就把自华转入一所私塾，继续关进“笼子”，整天念那“之乎者也”，背诵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。过了暑假，父亲才送他进了双忠祠初等小学。校长是治学严谨的李佑青先生。李先生很喜欢这个生得矮小结实、聪明清秀的学生，让他坐在第一排听课。这期间，朱小坡谋到九江盐务官的职务。朱自华初小没读完，曾和二弟跟随父亲在江西住了一年。朱自华从九江回来，他父亲又送他考进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读书。在学校里，他遇上两位好老师，一位姓陈，一位

姓黄，他们英文讲得清楚，启发了朱自华的学习兴趣。从此，他打下了英文基础。辛亥革命后，朱小坡又为自华在校外聘请了一位夜塾老师。这位老师姓戴名子秋，他的书读得活，文章做得好。朱自华跟他学国文，听他讲取材立意、谋篇布局……从此，也学会了作文做诗。

“自华，你过来。”每逢朱小坡心情好，一个人独酌的时候，就把儿子叫到身边，让自华把刚做的文章念给他听。每当听到满意处，脸上便漾起笑容，呷一口酒，说：“好，这段写得好的。再念。”儿子有长进，父亲十分欢喜，有时也让自华“咪”上两口白酒，助助兴。

在扬州的时候，朱自华又多了一个三弟和一个妹妹。冬天的夜晚，兄弟三个书声琅琅。虽然念的年级不同，各念各的书，但兄弟三人较起劲来，嗓子可一个比一个高，一个比一个脆。朱小坡看了，心里甜甜的，便拿出“小洋锅”架在“洋炉子”上，白水煮豆腐。水滚了，满屋热气腾腾的。父亲给儿子每人发一只小碟子，盛上酱油，然后眯起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，夹起又白又嫩又滑溜的豆腐，放到三个儿子的小碟子里。他说：“晚上念书，冷。吃了，大家暖和些。”有时，他们小兄弟们想自己动手，可豆腐总是夹不上来，只好坐享其成，眼巴巴地望着那锅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落下来的豆腐。

得空时，朱小坡还带孩子上街，偶而也去“花房”看看花。可是，那时朱自华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，不懂得怎么欣赏。只有夏天的早晨，听到巷子里乡下姑娘叫卖栀子花的声音，觉得蛮有韵味。有时，他会到花园里去，把好看的花儿给掐下来。有趣的是，有年春天，听大孩子说，城外福缘庵里有千棵桃树，于是有人听了风就是雨，起哄说，现在中